

WO ZHIDAO SHENME



我 知 道 什 么 ?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

[法]罗贝尔·朗卡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我知道什么？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

[法] 罗贝尔·朗卡尔 著

陈立春 译

朱邦造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法)朗卡尔著;陈立春,朱邦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167-7

I. 旅… II. ①朗… ②陈… ③朱… III. 旅游社会学
IV. 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097 号

我知道什么?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

[法] 罗贝尔·朗卡尔 著

陈立春 译 朱邦造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167-7/C·14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77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5

定价:7.50 元

QUE SAIS-JE?

Robert Lanquar

SOCIOLOGIE DU TOURISME ET DES VOYAGES

Deuxième édition mise à jour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第二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假期,旅游的时节	8
一 劳动时间、假期和带薪休假	8
二 对空闲时间的认识	13
第二章 旅游与旅行的动机和价值观	23
一 旅游的需求、愿望和动机	24
二 旅游的价值观	40
三 结论	60
第三章 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64
一 旅游对出发旅游者的地区和 集体的效应	68
二 旅游对接待地区的影响	75
三 总体上积极的前景	95
第四章 旅游社会学的方法	107
一 一般概念	108

二 民意测验调查.....	117
三 旅游形象的方法.....	123
四 对旅游项目的社会评估.....	128
注 释.....	136
参考书目.....	149

引 论

对旅游和旅行进行社会学分析是比对空闲时间进行社会学分析更加晚近的事情。闲暇社会学的最初研究始于社会学本身呀呀学语之时。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旅行，但旅游的概念直到 18 世纪末才在英国被创造出来，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习俗和价值观的变动之中。将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则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劳动者得以将他们的带薪假期用于度假和旅游，从而出现了大众旅游现象之后的事情了。

搜寻人类的记忆可发现，在古代，纯粹出于好奇心而出外旅行者，我们或许只能找到希罗多德^[1]和保萨尼亞斯^[2]。色诺芬^[3]的《远征记》只是一个急于回到雅典附近重新掌管自己财产的雇佣兵在漫长的退却路上的日记罢了。照加斯东·帕里斯^[4]的说法，出于娱乐和增长学识的目的而旅游，仅始于中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出现了马基雅弗里、布吕内托·拉蒂尼、彼得拉克、富尔图纳等人。

帕里斯引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帕斯托尔的话说，消遣的旅行只是到了 16 世纪，而且只是在意大利才成为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印刷的旅行者的书籍，这些书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属于出版量最大的书籍。此外，还出现了关于旅行的思考：例如蒙田^[5]的著述或者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精心写作的论文《论旅行》(1612 年)，他认为，旅行应当包括在年轻人的教育和老年人的经验之中^[6]。

到法国和意大利去的英国旅行者，以及随后的欧洲人和北美人，使旅游的概念具有了广度，而这种现象首先是在经济学的范围内被加以研究的^[7]。然而，尤其是在德国，很快出现了一种研究人员流动的科学，这后来发展成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最早的旅游社会学专著发表于 1935 年：罗伯特·格鲁克斯曼既未把旅游说成是人员的过境，也未把它说成是一种探险或事务性的旅行，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与人际关系和人类的交流相联系的社会现象^[8]。

此前，莱奥波德·冯·魏斯就在乔治·齐美尔^[9]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旅行者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外国旅行者不是公民，不仅与政治无关，而且不过问政治，出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他们越来越经常地受到欢迎。简言之，在很长时间里，旅行者都是一个

调查者,他有时会受到敌视。自19世纪末起,他成了被调查者。此后,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旅游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1980年)的起草者们就承认了这一点:“自从劳动者被赋予带薪休假的权利,使得旅游从精英分子娱乐的有限范围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范围后,旅游便具有了广泛性,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是恰当的和必要的”(宣言A,第2点)。

从历史上说来,最初是依据直接从旅行史及关于自由支配时间和休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中借用来的问题和方法,尝试着确定旅游和旅行社会学的框架的,后来这一学科还得益于旅游地区和区域整治(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以及旅游产品和服务营销(市场推销和市场需求研究)方面为取得实际成果而进行的经验主义的运筹研究。

因此,对旅游有着多种社会学解读。这些解读使分析更加复杂。正如阿尔图尔·奥洛^[10]所指出的那样,旅游是“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形式之一”。这样说来,除了简单地阐明各种概念和理论外,重要的是表明,旅游社会学涵盖了诸多领域:福利和生活环境、文化、交通、社会群体、发展、不同社会的相遇、个人心理学、影响研究或市场研究、劳动时间的安排

等等。此外,由于旅游所具有的多样性,分析不同社会不同的模仿方式及其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尽管已经有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和不少的论文、报告和计划,旅游和旅行社会学仍有待建立。迄今为确定旅游的社会学定义及其运行模式所作的尝试,主要依据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其价值尚待证明,何况这些尝试都没有离开帮助个体、集体或公共的旅游机构推销出更多唯利是图的旅行的考虑。

M. - F. 朗方^[11]在评述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参照范围时,大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除了理论上的不相适应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造成的障碍外,这一参照范围——即与市场有关的问题——还赋予了社会学以一种特殊的职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闲暇社会学的方法,它把旅游作为空闲时光的一种特殊活动来对待,并把旅游活动作为闲暇活动,即一种服从个人选择的逻辑的活动来分析。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尽管闲暇社会学努力把闲暇放到工业社会的演变之中进行研究,但它却往往低估了旅游业对空闲时间消费的影响,也看不到将此时间用于旅行所带来的意义变化。”

因此,旅游社会学正通过一种整合和区分的过程趋于形成。它首先区别于研究旅游和旅行时所使用的一系列人文科学的学科(史学、人种学、法学、经济学)。

它还试图将自己的贡献整合到一个既~~是共时性又是历时性~~的体系之中,如果可能的话,这一体系将提出一些关于旅游主体的行为及旅游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的普遍原则。然而,理论的情况变化很快。旅游社会学和下述学科之间的分界线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即:(1)以关于收支和时间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社会学;(2)从民意和心态调查中汲取基本材料的闲暇社会学;(3)与劳动时间安排相联系的劳动社会学。

总而言之,旅游社会学与社会学这种较晚出现的学科的境况相同,按照阿兰·图雷纳的说法,社会学的“形成很困难,因为它应当把过去关于超社会现象的论说吸收过来,而不是用虚假的实证方式加以否定”。社会学的名称是 A. 孔德起的,他放弃了最初想到的社会心理学的名称。除了法国的迪尔凯姆外,意大利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社会学的另一名创立者,而他同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逻辑和理性的活动的科学,而社会学则是非逻辑的活动的科学。

还应注意到,社会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语言。例如,在形式社会学之父乔治·齐美尔看来,社会学的目的是研究由于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形式。在韦伯看来,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从历史

比较中显现出的规律性。韦尔纳·松巴尔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科学。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尤其是在闲暇社会学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最早的社会学家们则认为，应当对某些既重要又不为人所了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作尽可能准确的描述。

迄今为止，对社会学仍难下一个定义。种种制度方面的原因解释了经验社会学，亦即调查社会学，往往是微观社会学，而不是宏观社会学，因此，宏观社会学所走的是一条思辨的道路。然而，正如雷蒙·布东所指出的，“在社会学中很少能够找到本来意义上的理论的例子。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一种理论，往往或是一种简单的归类，或是一种概念系统，或是一个说明两种现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命题，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体系，即一种学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许多领域里社会学研究成果，其描述性或思辨性的倾向所带来的影响”^[12]。

因此，旅游和旅行社会学的目的不可能在一个定义中加以表述，而只能通过批判，通过直接分析旅游和旅行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来加以说明。在此情况下，对旅游的思考将不会脱离社会分析的复杂性，“不会脱离社会学的重负，就好像它是同社会结构相重迭而发展似的”（M. - F. 朗方）。

最后，在这篇引论中，还应当强调指出社会学家在他同旅游负责人的决策和权利的关系中所处的尴尬境地。诚然，社会学家确实越来越多地受到咨询，但他提出的问题却不时被忽视，被回避，而其结果就是掩盖了旅游对社会提出的问题。

第一章 假期，旅游的时节

一 劳动时间，假期和带薪休假

1. **争取到带薪休假。**自有人类便已出现的旅行，只是在旅游这一现象中才同自由支配时间和闲暇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闲暇表示了富裕的自由人的地位，命运使他们不必参与劳动，而他们也正因如此必须担负起道德、民事和政治方面的重任。

“空闲时间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让大家有空闲是宽容大度的表现，而空闲不是以时间，而是以使用时间的方式来衡量的……在空闲时劳动与公民身份不符，它体现了一种贪财的利己主义；这就是平民阶层可恶的不问政治的倾向。闲暇和自由时间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为了、并由于一种政治思想而存在的，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并确定了什么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什么是不可以自由支配的……因此，没有空闲的就只

有那些出身贫寒,没有希望获取政治上的显贵头衔的人了”^[1]。

在古代的社会,或农业社会,或中世纪历史时期的社会里,劳动和闲暇是通过习俗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些习俗使人们得以参加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去^[2]。这两种活动,尽管目的不同,但是在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中,却有着同样性质的意义:节日包含了劳动和娱乐,并且遵循着一种自然的节奏,即季节和时光的节奏。于是,节日往往成了大量消耗食物和精力的机会。它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如果不是反面的话。

在筹备世界旅游大会(1980年)时,就曾多次有人指出,直至20世纪中叶,旅游一直是既拥有时间又拥有购买力的上层人物才能从事的活动,他们有着大量的闲暇,而这正是社会地位高的标志和象征。旅游成了这些人炫耀消费的场所^[3],正因如此,上世纪末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豪华的大饭店、温泉疗养地和滨海疗养地。随着带薪休假的社会措施的实施,正是模仿现象和不可避免的都市化造成的需求,导致了大众旅游的出现。20世纪初,给公职人员和公共部门职员以带薪假期的通常做法^[4],得到了最发达国家中一些基督教的、进步的或家长作风的私人雇主的仿效。